



氣質優雅者，我最仰慕林主任愛芳及張編纂棣華，從她們身上學到許多為人處事的藝術。曾有一段時期在職業家庭兩者難以兼顧的情形下，常感力不從心，幾乎要成為圖書館界的逃兵，但一想到如何能再找到一個像這樣充滿著書香的環境，並擁有這麼多優秀同仁的工作場所，即立刻打消辭意。

民國 69 年中國圖書館學會與中央圖書館為改進圖書管理作業，提高資訊服務效能，並因應國內外圖書館界之需要，成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其下分設三個小組，積極展開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編目規則及中文圖書標題等作業研究，以為日後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之依據。筆者有幸曾先後參與了這三項的研訂工作。至民國 73 年該委員會陸續完成了「中國機讀編目格式（第二版）」、「中國編目規則」及「中文圖書標題總目初稿」，從此奠定了圖書資料自動化作業系統之基礎。

民國 75 年中央圖書館自南海路植物園內遷到中山南路新館，除在館舍上有極大之改變外，在管理上也進入自動化作業的局面。首先採訪編目業務正式實施線上鍵檔作業，迅速建立出版圖書資料庫。這期間



遷館前夕特藏組同仁合影，前排右一為張棣華編纂，右三為徐惠敏小姐，後排右二為李清志編輯，右四為封思毅主任



林愛芳主任(前排中)離職前編目組全體同仁合影留念，前排左一為作者李莉茜小姐

並與國際最大之書目資料庫 OCLC(Ohio Computer Library Center)連線，交換國外書目資訊。民國 78 年更設計開發中文書目資料光碟系統，以利各圖書館離線檢索查尋。民國 80 年中央圖書館新成立的國家書目中心，與全國 16 所公立大學院校圖書館實施線上合作編目計畫，為國內圖書館事業豎立了新的里程碑。

為與其他先進國家同步實施國際化標準化，中央圖書館於民國 78 年夏奉教育部指示，成立「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推行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ISBN)制度，協助出版界建立資訊標準觀念，杜絕版權侵害，鼓勵出版者與圖書館合作實施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IP)作業，即於圖書出版前就做好編目的工作，以避免各館重複編目，節省人力物力，並提高編目作業效率，使圖書迅速上架惠讀者，亦提昇我國圖書館在國際市場之發行潛力。顯然中央圖書館為改善資訊服務技術，促進學術研究發展，確實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民國 79 年再調至「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服務，負責全國國際標準書號及出版品預行編目之行政業務。自從接觸該項業務以來，對出版界有種說不出的關心，深感圖書館與出版界有共存共榮相輔相成之關係，二者也確實關係著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興衰。近年來政府輔導出版業者對著作版權的重視、國際書展的積極參與、國際標準書號與預行編目制度的實施、圖書條碼化的推廣等，無非是希望我國逐漸邁向先進國家的境界。為使業者更加瞭解 ISBN 及 CIP 制度的淵源發展及最終目標，如何應用於圖書自動化管理作業，使其功能得以發揮，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年逾不惑，有感於做一個館員生活中越來越充滿挑戰，以前那種優游於書本間的工作趣味似已遠逸，代之而起的是高度競爭的時代——圖書館與圖書館間的競爭、館員與館員間的競爭，甚至過去的自己與將來的自己競爭，逼著我們除了更勤奮與進取外，還得努力充實各種專業知識，當然這也是整個社會的趨勢。追昔撫今，老同志逐漸減少，年輕者人材輩出，長江後浪推前浪是必然的現象，欣逢本館六十周年大慶，謹以此文聊表思古念舊之情。

• 李莉茜小姐，現任本館編輯，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股長。



〈同仁篇〉

中央圖書館是首好歌

王錫璋

民國 60 年 12 月 1 日，我還是大三時，參加中央圖書館與中央日報合辦的一項利用圖書館常識有獎測驗，獲得第二獎，12 月 26 日到位於植物園內的中央圖書館，從李志鍾館長手中領取獎品——一部「中華字源」，會後並與得獎人員和部分館裏工作人員合影於圖書館大門之外——這是我第一次踏進中央圖書館的大門。其後在學校中，也因參觀或做作業來了幾次，那時印象中的中央圖書館與當時我唸師大的宏廓隆柱的希臘羅馬式圖書館相比，好像是中西文化對照似的，中央圖書館不僅顯得古色古香，連西文參考室的地面，也是木板鋪的，走起路來會喀喀作響，饒是有趣。

民國 67 年 4 月 1 日，我再度踏入中央圖書館的大門，不過這次是來報到上班的。時隔六、七年，中央圖書館閣廂的雕欄玉砌猶在，壁柱的朱顏亦未改，只是各組室房間的配置似乎有點變化而已；第一天下班時，我跟比我早來一年，當時尚未與之結婚的碧娟一起走出大門，見到門上兩把堅固的圓形門環，心裏就覺得這個地方，我應當會待得很久罷——而腦裏也不禁浮起陸游的詩「白髮生來更愛書」——自己以後垂垂老矣還在書堆裏的景象。

我初到圖書館，是在採訪組工作，那時的採訪組在正門右側廂房二樓，內面是迴廊走道，一邊通往會議室和秘書室、期刊股，一邊則通往編目組、閱覽組，樓下則是交換處。而外面臨窗的即是一泓蓮花池塘，池畔花木扶疏，也有幾株依依楊柳，自然也吸引不少鳥雀前來嬉戲吟唱，工作環境若與今日新館相比，的確別有一番與大自然接觸的風味。那時辦公室的物質條件，當然不如現在，剛來時，甚至連冷氣都沒有，夏季炎熱時，除了靠幾台嗡嗡作響的電風扇驅熱外，只有靠窗外的自然涼風了。每個人的辦公桌大概也都是用之有年了，我一打開抽屜，折壞的木屑總會掉落幾片；辦公室也狹小侷促，新到圖書常堆在地上。



作者王錫璋先生大學時代參加利用圖書館常識有獎測驗，榮獲第二獎，當時由李館長志鍾(右)頒獎



頒獎典禮後得獎人與館內工作人員合影

因此，除了外在環境有鳥鳴嚶嚶，荷葉田田的園林以及古典雅緻的中國式建築外，內部的空間和設備實在都顯得不足和老舊了。尤其是閱覽組的書庫，不僅矮小、悶熱，書籍都委屈地擠成一堆堆的，實在有違本館典藏國家文獻的功能。這也是第二年(民國 68 年



王錫璋先生(右一)與吳碧娟小姐(右二)夫婦共同參與由閱覽組主任張錦郎先生(左二)領導的「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編輯工作

王館長振鵠決定要籌建新館的最主要原因，而王館長自民國 66 年就任後，似乎隱然已代表中央圖書館即將邁入一個新的時代了。

我在採訪組是做西文圖書採購的工作。那時全館大概只有七、八十個人左右，採訪組算是大組，因為期刊股、官書股也是屬於採訪組的。而專做圖書徵集、採購的採訪股則人數很少，張錦郎先生領軍的中文圖書採訪只有四個人，而西文圖書採訪更只有我和宣明威先生兩人。初做西書採購，對我而言真是一件燙手的事，因為以前從未接觸過採購的業務，甚至沒寫過西文書信，也搞不清西文發票、帳單上密密麻麻的簡稱和說明——而這些在學校的圖書採訪課上都是沒講過的——我這才發現，圖書館真是一門實務性很强的學問，不從事實務，光唸幾本教科書仍是無法深入了解的。最慘的是前任工作者早已離開圖書館八個月了，桌上書籍、發票、帳單及信件堆積如山，而當時每件工作都一人獨當一面，辦公室無人可告訴我如何做，怎樣處理。在逼近會計年度結束之際，實在心急如焚。我只好靠著前人留下的一本工作手冊，先了解他的工作程序，再從許多國外書商的書信和帳單中去核對包裹、書籍，才慢慢清掉這八個月堆積的東西。爾後新的會計年度開始，自己選書、發訂單，才漸漸掌握工作的方向。

當時西文圖書只有 80 萬左右的經費，因此只能選購一些參考工具書，及有關中國研究和圖書館學方面的圖書為重點，日文圖書亦然；其他方面的書籍，

說實在的，只能量力而為了。從民國 67 年到民國 75 年在採訪組任內，只要在各種目錄上見到圖書館學或者中國研究方面的新書消息，我都盡量納入訂購書單內，至今我到西文書庫或西文圖書閱覽室，看到成排的“Z”類圖書和冠上“C”字母的西文漢學圖書，再翻開幾本，看到書後頁上我寫上價格的鉛筆字跡，不禁回首那八年來在打字機前打訂單、拆著飄洋過海而來的書籍的日子，總覺得有自己的汗水滲透在這些書籍之內的感覺。而看到一本書名有毛澤東英文名字字樣的書籍，不禁又回想到以前常常為了進口的西書，書上有個“Mao”或“China”的字，就被海關的警總人員扣押，害我得常跑郵局海關甚至於警總，去領教他們的官僚作風——但願這些額外的工作，現在都沒有了才好。

採訪股那時不管中、西文採訪，傳統上每週總有一、兩個半天要出去拜訪出版社——採訪組好像真的就如同新聞界的採訪組一樣是要出門的。中文圖書當時沒什麼經費，出外跟出版社要書，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後來為了加速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上新書登編的新穎性，才有現今買一送一的政策），我常看張錦郎先生出去拜訪出版社，經常順便就提著一袋書回來。而西文圖書在那時也有一些出版社或書商如美亞、歐亞、新月、淡江、中央、虹橋……等在翻版外文圖書，以理工科和醫學為主，這些書有的是有授權的，有的是盜印的；有版權的我們也有責任向其徵集，因此我也經常去逛逛重慶南路、新生南路等外文書商集中之地。到書店去問人要書，就是要有「三輪車夫」(能健行)、「獵犬的眼睛」(看得出書店有什麼新書)和「老太婆的嘴巴」(嘮嘮叨叨地向老闆磨時間)；但問人要書所受的待遇和買書自然有如天淵之別，軟釘子、硬釘子皆吃了不少。可是當時館裏許多理工科圖書實在也都是這樣徵集而來的。

在採訪八年的收穫，自然是比較了解採購外文圖書的一些程序，有如上了一点國際貿易的課程；對國外出版界也有少許的認識。當時負責西文期刊採購業務的，前後曾有薛吉雄、林呈漢等同仁，我都開玩笑地邀他們早一點退休，一起去從事西文圖書代理商的工作。想來採訪工作在圖書館或許不像編目是顯學，但一離開圖書館的話，它還是比較實用的呢！

民國 75 年新館落成之前，我調到閱覽組參考室。對整個圖書館而言，離開較為僻靜而且狹小的舊館，遷到現代化的新館，所面對各界的期盼及讀者的

量增加，其壓力自然也大增了。對自己而言，從事參考工作也是一件嶄新的挑戰。好在搬家時，同仁們對新館參考室都已規劃完畢，我只是加入他們搬家的行列而已。

對於參考諮詢工作，由於民國 62 年在省立臺中圖書館服務時，晚上曾在東海大學圖書館兼過一陣參考值班，因此較不陌生，而且在採訪組時，採購了許多參考工具書，書剛到時總會翻閱一下，對參考書的種類、內容也頗為熟悉，因此對參考工作較無初入採訪組時那種艱辛的體驗。唯時代是不斷進展的，圖書館遷入新館，王館長籌劃的圖書館自動化業務已逐漸應用在工作上，加上個人電腦、光碟系統不斷的普及，我這已算是老一代的圖書館員也逐漸要被新的資訊熱潮所淹沒了。好在新進同仁頗多精通電腦者，如莊健國、宋美珍、蔣嘉寧等，他們都經常在工作中傳導我一些新的電腦知識。而輪值服務的參考室其實也是一種團隊的工作，已不是採訪組時代一人單打獨鬥了，其他同仁先後如程麟雅、錢月蓮、呂明芳、孫秀玲、陳德漢、李彩燕等，也都各有專長，在諮詢臺上為讀者服務。

在參考室工作，雖然比較沒有經費使用的壓力，也不用經常要與會計、總務打交道，免去了一些自認為較為煩瑣的事，當然也會有一些免不了的事情，比如說整個閱覽組晚上和例假日都需要輪流值班，對有家庭的同仁言，總是要有一點犧牲，而讀者種種要求的壓力，恐怕更是閱覽組同仁最大的負擔之一。參考室在第一線，如何儘量減去一些讀者的申訴，自然也是除了查資料、回答諮詢之外，要多費一點心力的。

在參考室中，也最能體會圖書館的工作是一件“Never Ending Story”。像每日整書或月底休館日好不容易整架完畢，或許第二天不到半天又被讀者翻得滿室皆亂了。於此，我只好告訴工讀生同仁們圖書館就是這樣，是永無休止的工作。我也記得民國 65 年在師大時，即聽過當時還在師大圖書館任館長的王館長對工友說的：「清理書庫的書架，只要每天清理兩、三排，一兩個月總會清理完畢，但是第一、二排書架又會開始有灰塵了，還是得又從頭再清理下去……」，圖書館每日在開放著，一些瑣瑣碎碎的事也就得每天重覆做下去。而在舊館時，每天上班前經常都會看到王館長帶著總務主任到處巡視各辦公室、各閱覽室，到新館時，更常於八點左右就在參考室發現館長早巡的身影（見拙作「早巡」——青年日報副刊 81

年 4 月 15 日），他就任中央圖書館十多年，除了日理萬機外，還天天注意著館裏一桌一椅的維護、一紙一屑的清潔……等等這些瑣碎卻是服務讀者的基本問題，我想這種重視基本而務實的工作，就是我們從事讀者服務者所需學習的——以每日整書而言，看似呆板而無聊的工作，但一天就是整理一兩排，久之你對藏書即瞭如指掌，對從事參考諮詢工作當然就很有幫助了。

中央圖書館六十歲了，而我到中央圖書館也已滿十五周年了，雖然只走過它四分之一的歲月，但這十五年卻是它由舊到新的一個時期，在歷史上應算是一個重要的時段，何其有幸與其一起渡過。就我個人言，從進入中央圖書館時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到現在也是將近「一事無成兩鬢絲」的中年人了。今年也是我大學畢業二十周年，結婚十五周年的一年，我和內人吳碧娟雖然早在小學時代即相知，大學時代相識，但也是在民國 67 年進入中央圖書館後才訂婚、結婚的，這十五年來，我們生育子女，購置房屋……中央圖書館可說是帶領我們社會經驗的成長，而十五個春去秋來，我個人覺得的是：

雖然我不是個善歌者，
但中央圖書館是首好歌。

• 王錫璋先生，現任本館閱覽組編輯。

滿目琳琅

本館六十周年館慶特展

時間	民國 82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2 日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國立中央圖書館文教區展覽廳
內容	(一)辛勤蒐集 走過從前 (二)百宋千元 卷軸心事 (三)金鑲玉襯 巧奪天工 (四)資訊共享 邁向未來